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十九章。我們上一集學習到這章書：

【子曰。清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。焉得仁。】

這一章書雪廬老人解釋比較長，所以我們分兩次來錄音。

「子張問孔子，陳文子如何，孔子答：清矣，清高。子張問說，陳文子是仁人嗎？孔子回答說，沒有智慧，哪裡能談到仁上。」

「二年後，齊國換了國君，陳文子回來了，這有考據的（這是有考據）。陳文子沒有陪著崔子幹，雖然兩人交情很好，而且他去了其他國家，朝中臣子很多，未必個個換，陳文子是他自動走的。有說（有一個說法），崔子弑君時他在齊國，並沒有上外國去，所以孔子才說他不智。」這是有一個說法是這樣說的。

「前面是三仕三已無喜無怨，這一則是清廉，陳文子與崔子好，但是崔子弑其君，他去國而不出仕。這不簡單，因為《禮記》說五倫社會，父母是生我者，出社會進入另一個大家庭，一國領袖便是百姓的當家人。領袖好，那我們就要擁護他，必須對他盡忠。如何盡忠？他辦不了的事，必須替他辦；他有災難必須替他辦，去為他犧牲。領袖遭遇災難而死，臣子也不活了，與領袖共患難（現在講領導），這很重要。國君不好，臣下有諫諍的責任，例如在家裡，父母有錯，子女有勸諫父母的責任，不諫是不孝子，看著老人幹壞事，等到他惡貫滿盈，就要受報應。所以說國無諫臣，國必亡，國君不好要勸諫，這是救他，家無諫子，家必敗。」家庭沒有勸諫的孝子，家庭就必定衰敗了。「朋友也有諫勸的義務，五倫之中都有勸善規過這個義務，朋友全在有患難時互相幫助，有過錯時要勸

他改，這才是朋友。國君不好，臣子為什麼不說？例如紂王不好，比干以聖人的話勸他，紂卻要看他的心是不是七竅，所以比干是死諫。」

「齊君與崔子妻通姦，陳文子有勸諫齊君嗎？有勸崔子嗎？白白看著崔子弑其君，也沒看他有勸諫。崔子當權時，他不仕，所以孔子說是清。沒有說他是忠，仁更談不上，對國君、對崔子，他都沒有盡到勸諫的責任，那是他的智慧不到，糊塗人如何說是仁人？」

「一位是忠，一位是清（清廉的清），都具有人品，我們也是人，我們有什麼品？所謂品，就是要往高處走，下品也入品，若否品便是沒有品，那就不堪為人了（那就不是人）。你們自反省自己是何等品（是哪一等的品）。從前介紹信首先必須說品學兼優，才是真介紹，才可以面談。」如果沒有加上品，這是應付的，不能面談了。

「這一篇公冶長，很多是品評人物的行為，弟子看了某人的行為，想效法，想迴避，孔子答覆他，哪一個人可以學，哪一種行為要迴避。孔子答的都是渾淪之氣，不傷厚道。」

下面是（雪公講義），雪廬老人他在這一篇、這章書再作個講義。

「（按）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一章。舉三仕三已等相問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何晏、孔安國、朱考亭，皆以知音如字（都以知這個音）。有焉得二字。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：不知其仁也。語氣有異（語氣上有不相同）。然班固、王充、鄭康成、顏師古等，皆以知作智音。（知讀作智這個音）。加焉得二字，與直云不知，分明各異矣。」加上焉得這兩個字，與直接講不知，這個分明就各不相同了。

「主智音者（主張讀智這個音的人），似以智仁有先後之別（智跟仁它有先後差別）。顏曰：智雖利物，不如仁所濟遠。班氏則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。《論衡》云：智與仁不相干。五行之道，不相須而成。班書古今人表，所列九品，智人下仁人一等。是恐先智後仁，有違聖訓也。」這是一種說法。

下面雪廬老人再講，「竊按《禮記·中庸篇》：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又曰：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《論語·子罕篇》：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此三經文，皆以智字開端，統為孔子之說。其中寧無含義，有何不敢依述。」雪廬老人舉出來，這在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裡面，孔子講到智都是在前面，那有什麼不敢依照這個來講述？這是舉出來對照前面有人講的看法。雪廬老人依孔子他講過的，這就很有力的證明，智都在前面。「再《禮·大學篇》，明德新民兩綱，各有四目。內在格致，智也。外在修齊，仁也。經云：智者不惑。既不惑矣，始能意誠心正。又云：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既仁為孝弟之本，而後齊治平，自可推而進之。是無不以智為先也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舉出來這些證明，都是以智在前面，沒有智，後面那些都沒有了，所以以智為先。沒有智慧，他就不懂得怎麼去行仁道，仁是孝悌的根本，有這個孝悌，然後才有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如果沒有這個根本，那後面也就沒有。

「然凡一事，必有兩端。如正邪真偽等。」正邪、真偽，真跟假的。「智與仁，亦不例外，在勿自欺（這也是智）。今所言之智與仁，皆指正與真者而論也。」現在所講的智跟仁都是指這個正，正確的跟真實的來論。

「令尹子文這一章，誤會若干年了，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一章，智慧還不到，怎麼談到仁字。」

孔子提倡仁，志道、據德這是內在的體相，依仁，仁是外在的功用，游藝更是外在的用。仁者二人，如竹的二，加厚的意思，與人加厚，所以為外在。班固、王充、鄭玄、顏師古主張知音智，但不敢把智放置在仁的前，恐怕違背聖訓，所以為自己圓場，顏師古以為智雖然可以利益眾物，不如仁來得濟助廣遠；班固也表示仁在智先。這都是懂文不懂道，學問不堅固的緣故。王充在《論衡》中，王充說，智仁不相干，如五行不相干，其實金木水火土，就是仁義禮智信。」

「紅、藍、白、亮紅，菠菜根也是紅的，清朝的官職也分九品，翎的顏色都不同，巡府都是亮紅翎。」（案：清制文、武官服，頂戴由一品至九品依次為：一品紅寶石頂、二品紅珊瑚頂、三品藍寶石頂、四品青金石頂、五品水晶頂、六品硃砂頂、七品素金頂、八品陽文花金頂、九品陰文花金頂。）這是清朝文武官服它的一個制度。

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班固、王充等人的一失，吾的學問不如他們，」雪廬老人講，他的學問不如班固、王充等這些人，不如他們。「他們因為馬虎，如繪事後素引用有錯。」這就是沒有仔細了，舉出古時候班固、王充等這些人，因為馬虎看過，所以舉出引用有錯誤的地方。

「佛經主張一切種智、大圓鏡智，智為首，儒家也是以智為先。」

「漢儒注疏的毛病較少，宋儒學佛夾雜佛法，以為懂微言大義，張商英以為佛法是儒經注解的精華，天下的正道，道理都是相通的，若是偏執的道，那就不行了。孔子之道是世間法，但是他懂出世法，對懂的人才談」，孔子是對懂出世法的人才會談，不懂他就不談了。「所謂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孔子到了五十歲還在學周易

，沒有學道之前不能教人，因為記問的學問不足以為人師。」

「你們學《論語》，首先要不受欺騙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。佛家為人主七，要學斷惑，譯經法師必須是三藏法師，像什師（鳩摩羅什法師），玄奘法師是何許人也？你們想想。」

「宋儒從《禮記》取出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合成四書，程朱不懂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以為《大學》有三綱。吾依佛法的科判主張有二綱，八目配二綱，格致誠正配內在的明德，修齊治平是外在的新民，兩綱是自行化他。格致，《大學》沒有解釋，朱子補上一段。漢儒注解，格，來；物，事情。」

「力行所學，盡力去做，就與仁接近。自己別看不懂，有羞恥者才有勇敢，有勇氣就會立時改過，常改就沒有過失了。」常常改過，過失就沒有了。

「智者不惑，不迷惑就是智，學佛志在斷惑開智慧。心性，儒家罕言，老子常言，佛家亟言。你要是想有神通，迷惑除去自然有神通，因為斷惑就放光明，自然能照見事物。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也是斷惑、伏惑，道家也是如此。」

「仁者不憂，君子坦蕩蕩，仁者無憂愁的事情，仁者是志在道上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對社會終日大布施，仁者有什麼憂？但是父母有病，你憂不憂？」

「勇者不懼，若是暴虎馮河，孔子就不贊成。」

「格物，物不是指物件，是指事情，就是佛家的法字（佛法的法）。格，來也，事情沒有來時便是無事，儒家說無極，佛法說真空。事情來了就是動，來了事便不靜了，所謂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一動就是太極，無極生太極。佛家本性真空，真空中有妙有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兩儀生四象，一陽一陰，陽陰交錯便生四象。佛家說萬法唯心，儒家說：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萬物。」

「致知，一動就知道了，聖人先知先覺，我們不知不覺。佛家起信論說，本性有染淨二分，所以有萬法，流轉而無盡，若是還滅就能成功，所以說但去凡情，別無聖解，恢復本來面目就行了。佛儒都是十五的明月，平等平等。致知，有事就知道，起信論說三細，起首為業相，有相就要有見，成了我的境界，這三細無善無惡。三細為緣長六粗，六粗起首為智相，才有分別。」

「迷惑顛倒能意誠、心正嗎？所以不惑才能意誠心正。學仁便是修身。」

「例如大圓鏡智為正智，六粗的智相，是起惑造業受苦，六粗的前四種是起惑，第五是造業，第六業繫苦相是受苦。六粗的智相是分別智，那是邪智。」

「仁有婦人之仁，勇有匹夫之勇，都有兩方面。宋儒學佛而闢佛，就是自欺。」這是舉出宋朝的大儒學了佛反過來再闢佛，來排斥佛，這就自欺，自己欺騙自己了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